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亚军彭敏： 读书让我看到了大世界

彭敏的梦想
我要当畅销书作家

■ 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寄语青少年
把《唐诗三百首》吃透就好

彭敏1983年出生在湖南衡阳。自小家境并不宽裕,书得之不易。他自己描述过儿时的读书经历:小时候,他所在的村子里没有书店,父亲在一个小学的食堂工作,他跟着父亲去学校,有时偷偷拿走老师们放在桌子上的书;食堂的员工无权去图书馆借书,但是每次图书馆进书时需要搬书,偶尔会喊彭敏爸爸,他有时候就抽几本偷偷带回家给彭敏;后来彭敏跟校长的儿子混熟了,怂恿他去偷图书馆的钥匙,因而“整个大宝库,任我取用”——关于童年的这些经历,他说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,只要有书读,从不作他想。

“我住的地方比较小,书让我看到了世界那么大。”彭敏说,在古诗词的熏陶下,他对文学的爱好与日俱增。读小学时,他暗下决心要学中文。后来,他如愿以偿,先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、北京大学的研究生,学的都是中文专业。幸运的是,爱好成了工作。毕业后,他在《诗刊》从事编辑工作至今。2015年,他陆续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西湖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创作与评论》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,还出版了散文集《被嘲笑过的梦想,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》。

近几年,彭敏先后参加了《汉字听写大会》《中国成语大会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等传统文化节目,在舞台上他思维敏捷、记忆力惊人。截至目前,他已获得2017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亚军、2015《中国成语大会》总冠军、第三届《汉字听写大会》第四现场年度总冠军。他甚至因此被称为“背诗机”。

“我没觉得我比别人拥有更强的记忆力,只是愿意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。”彭敏说,自己并非天赋过人,成为“背诗机”的背后是他的反复背诵练习,直到脱口而出。少年时,他已经把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和其他各种诗词、古文、辞赋名篇选读之类的书装进了自己的脑袋。这次参加《中国诗词大会》,他花3个月建立10万余字的诗词库,把近3000首古诗词背得滚瓜烂熟。

然而,尽管脑袋里装满诗词歌赋,他不是“书呆子”。除了渊博的古典文学知识,从事诗词、诗歌、小说创作以外,他还会笛子、古筝、小提琴、吉他等乐器。他还曾想创业而深入研究过金融证券和期货市场。

现在,彭敏说他的人生要有一个新鲜的转变,他对严肃文学变心了,要努力当一个畅销书作家。

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尽管已经在2月7日结束赛事,但余韵未了、影响持续发酵。相较于因此激发的社会大众对于诗词、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热忱,参加《诗词大会》的众多优秀选手们,就显得格外有些不一样,他们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诗词古韵、传统文化的脉流和氛围中。近日,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此次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的亚军、北大才子彭敏,了解了 he 内心的一些真实感受。

“这仅仅是一场比赛而已。我11岁时,诗词就进入了我的灵魂,让我长成了今天的样子。”此前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彭敏就曾如是说。



彭敏

惊艳飞花令 除了储备还得有技巧

海南周刊: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之后,你是大火了,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?

彭敏:没有多大不同,不过跟去年成语大会播出后一样,各种奔忙罢了。虽然有诸多陌生的可能性蜂拥而来,但我心中还是坚守从前的人生规划,想做一个畅销书作家,其他的可能性因此也就被我自动屏蔽了。

海南周刊:看你的经历,小时候看的书都是“偷”来的,当时是否会感觉自卑?

彭敏:小时候不太会感觉自卑。因为那时,我身高还不算矮,在同龄人中甚至是比较高的。长相也没觉得比别人差。而且那时学习成绩是老师、同学、家长判断一个孩子的终极标准,我长期是班里第一名,甚至有女孩子在病床上,在梦呓中还喊我的名字。所以那

才是我的人生巅峰。至于家境的困窘,对于小孩子来讲,其实感受并不深。

海南周刊:在此次中国诗词大会的飞花令环节,你一人对抗二十五人,你是如何做到的?

彭敏:飞花令需要强大的诗词储备作支撑,这一点恰好是我的强项。但光有强大的储备,也不一定就能轻易调动出需要的诗句,所以还要有具体的技巧。第一,由浅入深,先说常见的诗词,不然的话对方说常见的,你说冷门的,到最后对方耗尽了常见诗词的储量开始说冷门的,而你就已经没有库存可用了。第二,用组词的方法来唤起记忆。比如飞“人”字时,光是在脑海中搜索带“人”字的诗词,其实很不容易想起来,但你去搜索人间、人生、人世、美人、佳人、玉人,就会思如泉涌了。第三,借力打力。用

组词的方法准备好的诗句,可以先放在那慢慢用,而在对诗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恰好说了一句“游人武陵去”,那你可以不去动自己的储备,借力打力地说一句“游人爱向谁家宿”,对方说一句“哀怨起骚人”,你就可以接一句“骚人遥驻木兰舟”。当然这样做的前提还是有庞大的储备可以随时调动。

海南周刊:诗词大会之前有给题库吧?你把它们都背下来?

彭敏:节目组会在赛前一周左右给大家发一个五百首诗的“题库”,但这题库也只是一个参考,题目并不是只从题库里出,而且题库只有作品,而场上还有很多考察文史知识的题目,这是题库完全不涉及的。我大致都背下来了,但有些太长的,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冷门诗歌,并没有完全掌握。

浅谈看诱惑 只想为更多年轻人写作

的年轻人写作,陪伴他们度过激荡而彷徨的青春。

海南周刊:最近几年,你一举拿下了《中国成语大会》和《汉字听写大会》的冠军,以及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的亚军,作为一个真正参与其中的人,你能否说说这些节目的优劣及影响,及其对提升诗词水平有何帮助。

彭敏:节目不存在优劣之说,只是侧重点不同。汉听大会直击国人依赖电脑从而遗忘了手写汉字的弊端,让观众重新发现了书写的乐趣与难度。成语大会用寓教于乐的方式,让观众在游戏和欢声笑语中学习成语和传统文化。诗词大会

则一方面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的东方神韵,同时通过选手独特的人生经历向社会传递正能量。三个大会就像棱镜的不同面,都在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诗词大会对大家提升诗词水平的主要帮助,我觉得是提升了观众对诗词的敬畏之心与孺慕之情,很多朋友此前生活中并没有诗词,但看了诗词大会都表示要多背诗词。而且很多诗词其实对普通读者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,不那么容易进入和欣赏,而诗词大会不仅展示绝美的诗句,还请点评嘉宾详解其委婉动人处,让观众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,这也会大大提高观众对诗词的兴趣。

海南周刊:你自己是何时开始写诗的?在《诗刊》当编辑多年,国内的诗坛情况肯定十分了解,你认为国内的诗歌现状如何?

彭敏:我写诗大概从初中开始,最初的缘起是看电视剧《日月神侠》,男主写诗追求女主,我恍然大悟原来写诗还有这种好处,就开始写诗了。但当我长大,时移世易,写诗不可能博得女孩青睐,就连电视剧也不再编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。所以我的青春时代是倍感失落和挫败的。后来之所以慢慢停止了写诗,也跟这个有关系。国内诗歌现在相当繁荣,众声喧哗,流派纷呈,多元发展。每一种声音都有它的价值和受众。尤其近几年微信公众平台盛极一时,更是为适合微信传播的诗歌带来一波春天。还涌现出余秀华、李元胜这样在公众号上极受读者欢迎的诗人。从前,诗歌在公众的眼里都只有梨花体、羊羔体、嘞天体这些负面的东西,诗人被习惯性地丑化、妖魔化,但这几年,诗人的形象却越来越正面,各种积极因素风云际会,甚至产生了《诗歌之王》这样诗人赛诗类的电视节目。这在从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当下中国的诗人,其实正面临空前的机遇。能否乘势而起,尽在个人。

海南周刊:海南近年来搞了不少诗歌活动,看起来很热闹。你来过海南吗?对于海南的诗坛有否了解?海南的诗歌水平与全国比起来,是否还存在较大差异。

彭敏:去过海南三次,算是比较熟悉。海南诗坛优秀诗人众多,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。

海南周刊:据说有很多人给你介绍女朋友,有的还找了领导。你自己如何看待此事?

彭敏:穷小子光凭才华就能征服丈母娘,说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。

海南周刊:大火之后,你又到了一次重要的选择关口,据说你想当畅销书的作家?为何不是传统的严肃文学作家?

彭敏:一方面我的阅读兴趣和写作兴趣确实从严肃文学转到了畅销书(包括我看电影的口味也从文艺片转到了商业片),另一方面写畅销书对于文学青年来说,是更快捷的成长之道。其中蕴含的现实回报和发展的可能性,令我十分着迷。无论如何,我对严肃文学变心了。

海南周刊:关于青少年读背古诗词你有什么建议?

彭敏:青少年背古诗词是特别好的事,把审美教育和文化教育熔铸在一起了。但古诗词版本众多,良莠不齐,需要选择权威精确的版本,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千家诗》等。把这几个选本吃透,对中学生来讲,就已经是底蕴深厚了。☞